

成长的阶梯

机遇是人生的伴侣，
机遇在我们成功之前是一种准备、
一种期待、一种希冀！

机遇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在默默耕耘之时，
常常不经意地发现它……

路华／著



成长的阶梯，
心灵的蜡烛，
燃烧我们的热情，
照亮人们前进的阶梯
……

爱的源泉·父母篇

①

成长的阶梯，心灵的蜡烛……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爱的源泉 ——父母篇①

路华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长的阶梯/路华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1

ISBN 7-204-08194-3

I.成… II.路… III.成功心理学 IV.B84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3261 号

成长的阶梯

路 华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0 字数:24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套

直销热线:010-67708934

ISBN7-204-08194-3/G·2050 定价:596.00 元(共 2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前 言

其实,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我们干涸疲惫的心灵都需要爱与智的浇灌。我们听惯了太多的大道理,喊惯了太多的口号,见惯了太多的道貌岸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这似故事,又似艺术,百读而不乏味的作品,感触到积极健康的生活。小中见大,折射人生百态,是希望能促进青年一代成长的阶梯。

《成长的阶梯》是我们专为青少年奉献的一系列相伴成长的读物,它涵盖了多部现代文学精品,以及历史名人名著、科技、立志等体裁,体裁也极其广泛,有诗歌,散文,文集,小故事,历史名人传记等。

还为少年儿童奉献了精彩寓言、童话等,倡导富有教育意义的少年儿童的文学创作。

青少年学生可以把此书作为课外读物,喜爱文学的青年朋友也可以把它作为枕边书。书的类形体裁各异便于读者据己喜好选择阅读。

我们热忠服务于青少年朋友,我们所能做的是努力成为你们心灵里的一支蜡烛,燃烧我们的热情,照亮你们前进的阶梯。

目 录

8 块 5 毛钱	1
被咬了一口的苹果	3
父亲不会写信	8
我是最幸福的那片云	9
泼妇侯	15
母 亲	17
母亲的再婚	21
父亲从没出过远门	24
29 条蜈蚣	28
母爱没有具体的内容	33
我有两个母亲	36
承受“耻辱”的父爱	42
父亲啊父亲,您留给我生命的点点滴滴	46
黑 发	60
最后的晚餐	63
往 事	66
我的瞎子父亲	71



妈妈的眼睛	74
父爱无边	78
第九封信	81
奔跑的母亲	83
面对古老的选择	86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	88
北风吹起时	95
寄 钱	97
父亲,我永远的朋友	99
父亲的黄玫瑰	102
母 爱	109
缘到其人来	110
生日卡片	119
爱成绕指柔	122
不打电话	123
父亲的眼泪	125
我父亲的逻辑	127
背 影	131
孩子,懒随有雨	137
舍不得的两巴掌	139
母亲的纯净水	140
哭瞎的眼睛	143
树上的那只鸟	146
我的父亲	147

在网络上呼唤的母亲微笑	153
全部承担	156
崇高的母性	158
父亲的歌	165
分到最宝贵的妈妈	170
紫 衣	171
我只养你到 18 岁	178
父亲给我的人生智慧	185
生活课	187
我只欠母亲	189
我的母亲	192
行的父亲	198
谁与我同行	201
疯 娘	203
期待父亲的笑	211

8 块 5 毛钱

在一个城市里，发生了这样一桩案子。

一天中午，一个捡破烂的妇女，把捡来的破烂物品送到废品收购站卖掉后，骑着三轮车往回走，经过一条无人的小巷时，从小巷的拐角处，猛地窜出一个歹徒来。这歹徒手里拿着一把刀，他用刀抵住妇女的胸部，凶狠的命令妇女将身上的钱全部交出来。妇女吓傻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歹徒便开始搜身，他从妇女的衣袋里搜出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包着一沓钞票。

歹徒拿着那沓钞票，转身就走。这时，那位妇女反应过来，立即扑上前去，劈手夺下了塑料袋。歹徒用刀对着妇女，作势要捅她，威胁她放手。妇女却双手紧紧地攥住盛钱的袋子，死活不松手。

妇女一面死死的护住袋子，一面拼命呼救，呼救声惊动了小巷子里的居民，人们闻声赶来，合力逮住了歹徒。

众人押着歹徒搀着妇女走进了附近的派出所，一位民警接待了他们。审讯时，歹徒对抢劫一事供认不讳。而那位妇女站在那儿直打哆嗦，脸上冷汗直冒。民警便安慰她：“你不必害怕。”妇女回答说：“我好疼，我的手指被他掰断了。”说着抬起右手，人们这才发现，她右手的食指软绵绵的耷拉着。



宁可手指被掰断也不松手放掉钱袋子，可见那钱袋的数目和分量。民警便打开那包着钞票的塑料袋，顿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那袋子里总共只有8块5毛钱，全是一毛和两毛的零钞。

为8块5毛钱，一个断了手指，一个沦为罪犯，真是太不值得了。一时，小城哗然。

民警迷惘了：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这位妇女，使她能在折断手指的剧痛中仍不放弃这区区的8块5毛钱呢？他决定探个究竟。所以，将妇女送进医院治疗以后，他就尾随在妇女的身后，以期找到问题的答案。

但令人惊讶的是，妇女走出医院大门不久，就在一个水果摊儿上挑起了水果，而且挑得那么认真。她用8块5毛钱买了一个梨子、一个苹果、一个橘子、一个香蕉、一节甘蔗、一枚草莓，凡是水果摊儿上有的水果，她每样都挑一个，直到将8块5毛钱花得一分不剩。

民警吃惊地张大了嘴巴。难道不惜牺牲一根手指才保住的8块5毛钱，竟是为了买一点水果尝尝？

妇女提了一袋子水果，径直出了城，来到郊外的公墓。民警发现，妇女走到一个僻静处，那里有一座新墓。妇女在新墓前伫立良久，脸上似乎有了欣慰的笑意。然后她将袋子倚着墓碑，喃喃自语：“儿啊，妈妈对不起你。妈没本事，没办法治好你的病，竟让你刚13岁时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还记得吗？你临去的时候，妈问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你说：我从来没吃过完好的水果，要是能吃一个好水果该多好呀。妈愧对你呀，竟连你最后的愿望都不能满足，

为了给你治病,家里已经连买一个水果的钱都没有了。可是,孩子,到昨天,妈妈终于将为你治病借下的债都还清了。妈今天又挣了8块5毛钱,孩子,妈可以买到水果了,你看,有橘子、有梨、有苹果,还有香蕉……都是好的。都是妈花钱给你买的完好的水果,一点都没烂,妈一个一个仔细挑过的,你吃吧,孩子,你尝尝吧……”

被咬了一口的苹果

远山将70高龄的老娘从家乡接到了上海,住进了自己鸽子笼般的小单元里。

老娘不是远山的亲娘。远山幼时跟亲生爹娘逃难,到了现在的家乡,亲爹用一袋米把远山换给了娘。娘靠着一架纺车,死撑活挨地供远山上了大学,在上海找了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还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上海姑娘,这份恩情在远山心里是比家乡的那座大山还要重的。

现在娘老了,耳朵也聋了,说话也没以前那么利落了,还得了严重的肺气肿,整天不停地咳嗽,就像一架劳作了几十年依然没有停下也没有停下的意思的老风箱。远山想尽孝道,让娘在为数不多的日子里亲眼看看儿子生活的大上海,也亲身体验一下城里人的感觉。

然而从娘住进来以后,妻子娜娜就没有和婆婆说过一句话。远山知道这已经够不错的了。当初为争论要不要接娘来的问题,远山和娜娜曾大吵了一架。娜娜以她惯有



的居高临下的语气对远山说：“要接老太婆进来依来管！那么大岁数，又有肺病，传染了我们怎么办？接她来可以，伺候她的事我一概不做！”

娘在远山家里睡钢丝床，吃饭也要用娜娜专门为她准备的木碗。（至于为什么是木碗，娜娜也有说辞：“老太婆人老手脚不利索，打碎了景德镇的细瓷碗让她到哪里去买？”）尽管如此，娘还是每天乐呵呵地为远山一家做城里吃不到的乡下风味。乐呵呵地为媳妇洗她换下来的所有脏衣服脏裤，乐呵呵地承揽了所有的家务。

如果生活就这样一天一天平淡却也平和地过去，远山也心满意足了。可是一只被人咬了一口的苹果却搅乱了这个原本平静的家的和谐。

这苹果是别人送给远山的。据说要好几十元钱一斤，远山自己当然舍不得这么奢侈。平常这苹果都被娜娜锁在食品柜里，说是怕老鼠偷吃，但实际上怕谁吃远山心里很清楚。他爱妻子，所以能忍的，无论是该或不该忍的，他都忍了。

那天是礼拜六，娜娜心情不错，就打开食品柜拿了三个苹果，要远山给老娘一个。三个人都高高兴兴地吃了。吃完，娜娜要远山陪她一起去买衣服，走出家门好远娜娜才想起忘了给食品柜上锁。但既然忘了也就算了，娜娜就和远山一道去了淮海路。回到家打开家门，赫然进入眼帘的便是这个像示威似的被咬了一口后又被遗弃在桌子上的苹果。

它通身都红得发亮，只有那被咬过一口的地方露着雪

白的果肉,而且大概是因为咬过的时间太长,已微微地显出了些许枯黄。那一口,就像一把尖刀,剜去了娜娜心头上最尖的肉,也像一把重锤,狠狠地敲击着远山的心。

娜娜“哇”的一声叫起来,又吵又闹又说:老太太你做什么?这么贵的苹果吃了一个还不够自己还要偷偷再拿一个!拿一个就算了,干嘛咬一口就放桌上?不晓得自己有肺病啊!老不死的老太婆!

远山想劝她,可同时远山看到了从卫生间里慌张地趑趄地走出来,袖子捋得老高、胳膊被水浸得通红、脸上还沾着泡沫的娘,远山看到了娘眼里一闪一闪的亮亮的东西,远山那句“算了算了”就噎在嗓子眼里再也吐不出去了。

“你撒什么泼!远山吼道。那嗓子一下子就把娜娜给镇住了。我娘一辈子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累,吃一个苹果就不该?别说是进口的,就是金的,她想吃我也双手托给她!”远山不知自己哪来的那么大勇气,朝着自己面若桃花的妻子说出了心里憋了许久也不敢说的话。

娜娜那尖厉的哭声刺透了楼上楼下人的耳膜。“李远山你敢吼我!你跟你老娘过去吧!我要再回来就不叫娜娜!”嚷罢拎起了皮包就要走。娘慌忙打着远山的背,一边示意他去劝,一边咳得上气不接下气。

远山想硬,但一看见那憋得通红的脸,还有眼里透出的恳求和责备,心就立刻软了,他讷讷地伸手去拉娜娜,被娜娜一把甩开。

媳,咳,媳妇呀,咳咳咳,咳你,你,咳咳,别怪远山这个,咳咳咳,这个憋娃子。娘吸了口气,强压着涌到嗓子眼



里的咳嗽和涌上心头的哀伤，对娜娜说着，都是我这老婆子，咳咳，这死老婆子不好，咳，我一时嘴馋，咳咳咳，就……咳，咬了一口，咳咳咳……娘越咳越厉害，远山几乎分辨不出娘那夹杂在咳嗽里的话究竟是什么了。

咕咚一声，娘倒在木地板上。那如同风箱一般的咳嗽声也戛然而止。娜娜不再哭了，只睁大眼惊异地扭过头来看，就在刚才，娘跟她说话的时候，她还把头别在一边，半是赌气，半怕传染。

远山呆立着，想不通娘到底是怎么了。几秒钟之后，才疯了似的抱起娘就往外冲，一下子把站在门口的娜娜撞得跌在一边。

娘啊！远山叫着，眼里的泪流在胸前娘那无力地软垂着的头上。路两旁的高楼和行道树在他身后幻化成一张迷离的灰色的网。

娘是一口气没接上来才晕倒的。远山坐在娘的病床边，轻轻地握着娘那因为风霜磨砺和生活重压而粗糙得像老树皮一样的手，凝望着娘那被岁月的刻刀雕琢得满是皱纹的脸，小时候坐在娘的纺车边在如豆的灯光下读书的场景历历掠过眼前。就为一只苹果……远山把头埋进娘的手里，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

“山啊……”娘轻轻地唤着，远山忙应了一声，山啊，娘慢慢地睁开眼睛，慢慢地把头转向满脸是泪的儿子，慢慢地抬起手想为他擦擦脸上的泪痕。“山啊，”娘掩不住哽咽，“娘不是想偷吃那个苹果，娘只是……”

“您别说了，娘！”远山含着泪打断了娘的话，“都是儿

不好,都是儿不中用,让您老跟着享不了一点儿福,儿对不起您……”

“不是,山!你听娘说完……咳咳……”娘一急,又咳起来,远山忙给娘捶背。过了好一会儿娘才强抑住咳嗽,吸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娘真的不是想吃那个苹果,娘不稀罕,娘只是看那上面坏了铜钱大一块了。娜娜老是一看东西坏了就扔,娘看了心疼。怕她再把那个苹果也扔了,就把坏的一块咬下来吃了。娘真的不是想吃那个苹果呀。”

“娘啊!”远山抓紧娘的手,热泪纵横。另一个人的声音也同时在病房里响起——满脸是泪的娜娜提着满兜苹果从病房门口走进来,一下子跪倒在娘的床前。

娘执意要走,远山也留她不住。娘什么也不带,只带走了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东西好着哩,可别糟蹋了!”娘这样对远山说。

远山送娘上了火车,隔着车窗看娘那一头在空气中微微颤动的白发,远山的喉咙像被什么哽住了似的。他扒着车窗,想把这张爬满了皱纹却令人敬爱的脸永远刻进心的最深处。

“娘啊!”远山大声喊。娘听见了,用力地点着头,勉强地对远山笑着,笑容里却含着那么多抑不住的酸楚。

“娘啊!”远山又喊,没被风干的泪珠再一次夺眶而出。

娘啊——

娘啊……



以后不管遇到怎样的伤心事，谁也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父亲不会写信

父亲不会写信。这是我上初中时就从母亲那儿知道的。母亲告诉我，她和父亲相识以后，父亲便到浙江当兵去了，且一去四年。这期间父亲也常给母亲写信。但每一封信总是那么几十个字，从来写不满一张纸，并且连内容也几乎是相同的，“干巴巴的，看起来一点儿劲都没有”。

可有一次隔了三个月母亲才收到父亲的信。打开一看，竟然是满满的两张纸，母亲说，那次她真的非常高兴。但是后来才知道，父亲因受伤住了医院，信是他说着让别人代写的。母亲说到这里，父亲总是说：“哪有这回事。”

后来，我上了大学。独自一个人来到南方的一个城市。两周以后，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打开一看，短短几行，一张纸没写满。但我却连续读了好几遍，总觉得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沉甸甸的。再后来，每隔不长的一段时间，我总能收到父亲的来信。可是，每一封信总是那么短短的几行字，并且封封信内容几乎相同。这时，我想起了母亲所说的那句话：干巴巴的，一点都不想。再看看同学收到的天南海北家人的来信，都是那么满满的几张纸，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看家信了。

春节放假回家，我对父亲说：“爸，你写的信我都背过

了,以后没事你就甭写信了。”果然,回校后好长时间没有收到父亲的来信,只收到一张汇款单。那时,我的心里竟然空荡荡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终于,我拿起了笔……时间不长,我又收到了父亲的信。这时读起信来却是第一次读信的感觉。特别是里面的一句话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不能给你太多,生活的道路靠你自己去走,累了的时候,想一想你还有一个家……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又可以读到父亲那“干巴巴的几行”家书了。

母亲没有骗我,父亲真的不会写信。

我是最幸福的那片云

我出生那天并无祥云瑞雾,女未大就已不中留,与受冷落的母亲被接到外公家将息,父亲终于畅所欲言,抱我在深宅大院示威游行,口中念念有词:“女神,我的女神!”

老哥是香火,小妹是尾仔,唯我掐头去尾,居中的孩儿讨人嫌。父亲却最宠我。

带我上街,大马路不走,非在沟沿蹦蹦跳跳;进植物园,大门不入,非要爬墙翻栏杆;别人的女儿乖乖树下捡落果,我却骑着一颤一颤的枝丫攀龙眼;去海边玩沙子,略一分神,我便溜走,在礁牙上滑一跤,小臂被锋利的牡蛎壳划开半尺长的血口子。父亲用他的大手帕扎紧,吓出一头汗水。

那一年父亲作为右派补遗,胸戴大红花,空着双手,在



爆竹声中被匆匆塞上大卡车，说是劳动改造八个月，一去就是八年。八年的时间，父亲从西装笔挺的银行家谪贬为忍气吞声的囚徒，赤膊在三明露天煤矿挖煤，熬过铁丝网、岗哨、臭虫、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挣扎生存下来。而我从一个惹祸不断的小淘气包长成桀骜不驯的春春少女。

考中学之前，我在家附近的巷口，遇见一个皮肤黧黑、皱纹像刀刻的男人，他把一手帕的鸡蛋使劲往我怀里塞，说：“功课紧张，补补身体。”我推开他，逃回家，气急败坏地告诉外婆。外婆叹气，“那是你爸爸，可怜你都不记得他了。”

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头发三七分，梳得油光水滑，雪白西装，白皮鞋，风度翩翩的呀。怎么会这样？衣服破旧也罢，头发枯槁也罢，偏偏内八字脚，还穿一双搽了白粉的力士鞋，白得刺眼而俗气，仿佛对往日好时光的谄媚和贿赂。

外婆家的洋楼处于厦门九条巷的八卦中心，我变换路线神出鬼没躲避我的亲生父亲，劳心劳力，竟然还能考上厦门一中。我永远不会忘记哥哥一手牵我一手拉妹妹，走向凤凰树夹阴的中山公园，远远先看见那双几欲掉粉的白力士鞋，路标一样显眼，父亲在公园门口望眼欲穿。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父亲唯一允许自己的奢侈，平时干苦力，他趿拉着一双破军鞋。

父亲被改造掉的不仅有白西装、发蜡，还有家庭 and 公职。他期满回家之前，母亲经不起领导和社会压力，已和父亲协议离婚。带哥哥一起住在鼓浪屿祖母家的父亲，幸运地碰上个颇通情达理的居委会，不仅很快介绍了一份重